

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

——对拙文“中国理论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结合的典范”的一处更正

刘寄星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190)

2003年,我在《物理》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我国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和生物学家汤佩松先生合作提出植物水势概念的历史功绩,文章的标题是《中国理论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结合的典范——回顾汤佩松和王竹溪先生对植物细胞水分关系研究的历史性贡献》,该文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刊登在2003年《物理》第32卷的第6期403—409页和第7期的477—483页.承读者和编辑部厚爱,这篇文章2005年经推荐曾获得第二届中国科协期刊优秀学术论文奖,并被一本书(杨舰、戴吾三编,《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转载,颇出我所料.最近我在重读文献时,发现了这篇文章有一段话转述史实不确切,特写此更正向读者致歉.

在那篇文章最后一节“几点启示”中我曾讲过一个故事,并借此发表了一点议论.那段话的原文是:“记得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Tamm¹⁾在总结苏联理论物理研究 50 年的成就时,说过一个发生在沙皇俄国时代的近乎于笑话的真实故事.故事大意是,20 世纪初,俄国物理学家 Ioffe²⁾从德国伦琴研究所回到莫斯科大学物理系任教.他提出要开展某项实验,请求系方批准.莫斯科大学物理系主任向他提出的问题是:‘这个实验德国人作过吗?’当得到否定的答复后,这位系主任立即指示:‘德国人没有作过的实验你怎么可以作?你最好找一个他们作过的实验作一下.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会批准的’.Tamm 所讲故事里的那个极端轻视同胞能力的可怜的系主任,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但从近年来中国科学界的人才引进政策、科学研究方向规划等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轻视国人的倾向中,却似乎又闻到了这位系主任的气味.”写这段话的当时,原想附上一篇文章,但遍寻 Tamm 原文而不得,由于这个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又很深,确信自己记忆无误,于是就用“记得”两字为“盾牌”,避免引用文献,凭记忆写出,颇为自信地投了稿.

去年为朋友的一篇文章查找资料,重新阅读了 Ioffe 的履历,发现 Ioffe 从未在莫斯科大学工作过,引起我对自己那段话的怀疑,决心找出 Tamm 的原文.只可惜科学院图书馆整整一层楼的俄文文献,由于懂俄文的图书馆员退休,竟停止开架,无法进馆自由阅览.不得已只好在网上浏览若干俄文刊物.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 Tamm 的原文,原来是刊登在 1962 年苏联期刊《物理科学成就》第 76 卷第 3 期^[1]上纪念 Frenkel 的一篇长文.找到我所述故事的那段原文一看,真为自己的记忆力冒汗.为使读者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误,特从美国物理学会翻译的 *Soviet Physics—Uspekhi* 相应卷期上把原文的英译照抄如下:

A second example was told to me by A. F. Ioffe. When he started to work in the St. Petersburg University after spending some time with Roentgen in Germany, physics professor I. I. Borgman asked him what research he intended to follow. When Ioffe outlined his plans, Borgman asked who did this research already and where. Hearing that no one had worked on this subject, the professor was amazed: “You certainly are an opinionated young man” he told Ioffe, “we should not attempt to seek anything new; it would be very well if we were able to duplicate correctly in our country the measurements made abroad!”³⁾

比较一下 Tamm 的原文和我的转述,不难看出我犯了多少错误, Tamm 那篇文章是纪念 Frenkel 的,我却说是“总结苏联理论物理研究 50 年成就”的,“圣彼

- 1) I. E. Tamm (1895—1971), 苏联理论物理学家,对苏联的氢弹设计作出过重大贡献.1958年因从理论上解释切连科夫效应而与 P. A. Cherenkov, I. M. Frank 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 2) A. F. Ioffe (1880—1960), 苏联物理学家,对固体物理特别是半导体物理的研究和应用有重大贡献,是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的创始人.
- 3) Ioffe related this episode in his book “Encounters with physicists”, Moscow, Fizmatgiz, 1960 (in Russian), p127.

得堡大学”被我写成了“莫斯科大学”，“物理学教授”被我说成是“系主任”，文不对题，张冠李戴。而那位教授指责 Ioffe 的话也被我做了篡改。因此，根据文献[1]，上述一段话应更正为：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Tamm 在纪念苏联理论物理学家 Frenkel 的长篇文章^[1]中，说过一个发生在沙皇俄国时代的近乎于笑话的真实故事。故事大意是，20 世纪初，俄国物理学家 Ioffe 从德国伦琴研究所回到圣彼得堡大学任教，圣彼得堡大学的物理学教授 I. I. Bolgman 问他对研究工作有何打算。Ioffe 报告了自己的研究计划，Bolgman 马上问外国何处何人已经从事过此类研究？得到 Ioffe 的否定答复后，这位教授大为惊诧地说：‘年青人，你怎么这样自命不凡？如果你能在我们国家正确地重复国外已经做过的测量，那就是非常好的了，我们根本不要去发现什么新东西！’ Tamm 所讲故事里的那个极端轻视同胞能力的可怜的

教授，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但从近年来中国科学界的人才引进政策、科学研究方向规划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轻视国人的倾向中，却似乎又闻到了这位教授的气味。”

由这件事得出的教训是，写文章转述事实时，应当尽可能引用原文文献，千万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记忆力。否则，不免要闹出这里出现的笑话，甚至更严重的错误来。Tamm 院士不愧是严肃的大科学家，他在转述他自己亲耳听过的这个故事时，仍然不忘引用文献。他在文章的这段话后，特别加了一个注解，给出具体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代和页码，指出 Ioffe 曾经在自己写的书里也记述过这个故事。这种认真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参考文献

- [1] Tamm I E. Uspekhi Fiz. Nauk, 1962, 76(3):397